

清代东江客家科举人才呈现家族化特征

颜氏家族三代出了四个

作者／徐志达 吴定球 何志成

封疆大吏

在清代，以家族书院为主要形态的乡村基层书院的兴办和普及，促进了东江客家文化的勃兴和客家人才的涌现。特别是进入雍、乾时期后，惠州科举人才的孵化热点开始从中心城市向边远山村转移，东江客家科举人才不断涌现，并表现出家族性和密集型态势。

惠州的许多客家学子在一所所并不显眼但颇有文化内涵的乡村书院(或书舍等)中获得人生启蒙，播下理想种子。惠东多祝蔡氏、惠阳镇隆和秋长的叶氏……他们以不懈努力和杰出成就逐步在社会中占据要津，获得客家人的集体话语权，文教厚泽甚至延绵至民国。

乡村书院兴起，科举人才辈出

乡村书院的兴办和普及，促进了东江客家文化的勃兴和客家人才的涌现。从明清两代惠州科举情况的比较中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历史性变化。作为惠州中心区域归善、博罗两县，明代的进士人数占全府73.34%，举人则占68.95%；到清代则分别大幅减至28%和41.87%。府治所在地归善县清代共举进士10人，其中有3人(即蔡应嵩、吕龙光和李可琳)出自乡镇多祝；连平州中进士8人，仅差归善2人而超过博罗3人。

这种情况说明：清代科举人才的孵化热点，已逐步由府治中心向边远地区转移，折射出清代乡村书院教育比中心城市官办书院更具活力和成效。

就在这一时期，惠州许多客家学子在这些乡村书院(或书舍等)中获得人生启蒙。“门前一对桅杆竖，表旌门第是书香”，他们怀着改变命运、光耀门楣、报效国家的强烈愿望，“负笈横经”，“农隙讲武”。继续走出山区乡村，融入城市社会，发挥才智，考取功名，晋身仕途。

崇文家族坐拥五部十省八花翎

清代文教厚泽延绵至民国

乡镇书院均建在客家地区，而兴办书院的家族也大都具有客家文化背景。清代惠州客家科举人才往往呈现家族性和密集型特点，这与乡镇书院大都具有深厚家族文化渊源有密切关系。和平兴隆徐氏、惠东多祝蔡氏、惠阳镇隆和秋长的叶氏以及紫金桂山围的廖氏均是如此。

清代连平地区属惠州管辖，而连平元善镇颜氏家族的“一门三世四节钺，五部十省八花翎”，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。连平颜氏始祖振耀公，原为福建漳州府龙岩州缘岭河口村人，明崇祯七年(1634年)带着长子移居于此。

何谓“一门三世四节钺，五部十省八花翎”？是说连平颜氏自雍乾年间颜希深以下三代当中，有四人(分别为颜希深、颜检、颜伯焘和颜以煥)官至巡抚、总督。“五部”指颜氏一门于六部中的礼部、户部、工部、刑

部

部和兵部担任过官职。“十省”则是说颜氏有人在国内外十个省做过封疆大吏。

资料显示，连平颜氏家族从清代康熙朝起至光绪末年止的200多年中，在丁口不满1000人的家族里，却有二甲进士3人，三甲进士1人，举人21人，拔贡近50人，秀才监生难以统计。其中出任官七品以上的官员60多人。

连平颜氏家族人才辈出，科名鼎盛，与家族严格的德智教育以及小镇浓郁的人文氛围互为因果。元善镇是连平州治所在地，文教气氛浓郁，镇内除建有学宫、文节书院、凤阳书院外，尚有诸如蓉公书室、爱莲书室等义学、私塾，供自家子弟读书进业。颜氏有“荆树开花兄弟乐，书田无税子孙耕”的祖训，一旦他们在客居地站稳了脚跟，便把积聚的财富用在置田办办学教子弟上。

当时，像颜氏那样不远千里从四方前来拓荒创业的客籍移民，还有许多。他们大都有着耕读传家、重教资学的优良传统。惠东多祝蔡氏家族的情况就与连平颜氏相似。

多祝蔡氏历代子孙恪守“学而优则仕”的祖训，先后建起“养中书室”、“育德山房”、“拜竹山房”、“魁星楼”等家族学堂，礼聘名儒，悉心培植后学。

此后族中有一人进士及第，另有举人、贡生10多名，国学生、监生、庠生等数十名，甚至延绵至民国时期，可谓人才辈出。第八代子孙蔡炳德黄埔军校毕业，抗战中为国捐

躯，被迫认为“抗日英雄”。

多祝蔡氏先人曾建“文昌阁”于西枝江天后宫右侧，族人蔡承曾撰楹联云：“月殿高耸，丹桂飘香，是处层楼应更上；天梯相接引，青云寻路，有人阆苑快先登”——苦读诗书，更上层楼，科举成名，平步青云，这是对后辈的殷殷期许，同时也是东江客家子弟孜孜不倦的理想追求，具有相当的普遍性。

就惠东地区而言，自乾隆嘉以还，多祝重教兴学的家族除蔡氏之外，还有黄狮村的萧、杨、许、郑四大姓，以及增光村的吕氏、李氏等。

就惠东地区而言，自乾隆嘉以还，多祝重教兴学的家族除蔡氏之外，还有黄狮村的萧、杨、许、郑四大姓，以及增光村的吕氏、李氏等。

就惠东地区而言，自乾隆嘉以还，多祝重教兴学的家族除蔡氏之外，还有黄狮村的萧、杨、许、郑四大姓，以及增光村的吕氏、李氏等。

宾兴馆成学子考前打卡地

自2019年1月开放展出以来，科考建筑宾兴馆渐为人知。始建于道光年间的宾兴馆，为惠州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们提供了便利的场所，是当时助推惠州科举考试的重要载体。近日，记者走访发现，宾兴馆或已成为当代学子祈福的新圣地。

宾兴馆和清朝科举考试是相互促进的关系。”包国滔认为，宾兴馆的建立为当时广东读书人住宿、备考、与家人饯别提供了场所，馆内文人氛围浓厚，也有助于增强地方科举氛围。

考前沾沾名人福气

记者走访发现，青年学子到宾兴馆祈福似乎已成为为时尚潮流。“哇，好大啊，就像迷宫一样。”一个小男孩跳着进入宾兴馆，怀孕的妈妈陈女士跟在后面。在惠州历代科举名人表前，她为孩子拍照，并表示会常带孩子来：“沾沾状元们的福气，以后小宇和弟弟都能成为状元。”

当天下午，古小姐也带着刚中考完的表弟来到宾兴馆参观，这是他们第一次来这里，之前未听过此馆。在师生参拜展厅中，师者雕塑前摆放了铜盆，盆内装有几束芹菜，据馆内人员介绍，“芹”通“勤”，这是希望学生勤奋读书的寓意。古小姐告诉记者，表弟的成绩没出来、经常焦虑，希望在此祈祷，能沾点好运。

“2018年时要是有这个馆，我一定去拜拜。”一旁，已高考完两年了的李同学叹息道，自己毕业于惠州市第八中学，同学们考前一般会去高榜山祈福。“妹妹明年高考前，我带她来祈福。”

明清时期，惠州地区共考取进士105人、举人930人。在这期间，惠州涌现了叶梦熊、张萱、江逢辰等历史文化名人。展厅内摆放着嘉靖十四年时叶梦熊的乡试书经考题、同治二年宾兴馆碑记拓片等供游客观赏。



宾兴馆外观 王锭铨 摄

颜伯焘与厦门海防战：道光皇帝的豪赌与惨败

羊城晚报记者 夏杨

近代中国史充满屈辱与血泪，林则徐虎门销烟后，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，因清政府惨败而签订了不平等的《南京条约》，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。

面对外辱，主战派除林则徐、邓廷桢等，还有广东连平人颜伯焘。林则徐在广东力主禁烟时，颜伯焘还在云贵总督任上，他上书皇帝力陈鸦片之害，支持林则徐销烟。

当时的道光皇帝，还在“天朝上国”的迷梦中自我感觉良好，对外国势力态度摇摆不定。一开始他支持林则徐销烟，战争一开，他又贬斥“主战派”，将林、邓革职，发配新疆。

随后，道光皇帝派颜伯焘接替邓廷桢任闽浙总督，抵抗英军沿海路北上威胁北京。

这时，道光皇帝对颜伯焘充满信任和期许。史料记载，颜伯焘抵京后，三天内被召见五次，“荷海周详，实铭心刻骨”。颜伯焘也热血沸腾，誓与英军大干一场，报皇恩，扬国威。

颜伯焘制定了《军需章程》，列出各项海防军费，总数高达200万两白银。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。当年邓廷桢署理闽浙总督时，想增加10万两军费时，都战战兢兢地表示以后分年扣还。一向以勤俭著称、龙袍上都打着补丁的道光皇帝，这次竟敢也不眨就批准了！

大概在道光心里，这是一场豪赌，并且很有胜算。他要在厦门好好教训一下英国侵略者，挽回一点清帝国的脸面和荣光。

对即将到来的海防战，颜伯焘摩拳擦掌，一到任就大干起来，迅速筑起一条长约1.6公里、高3.3米、厚1.6米的石壁海防。石壁每隔16米设一炮口，共装100门大炮。黑洞洞的炮口对着大海。

这道精心构筑的防线，可谓是大清帝国最坚固的海防要塞之一。颜伯焘信心满满，相信一定能

痛击英军。这种自信流露在他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：“若该夷自投死地，惟有痛加攻击，使其片板不留、一人不活，以中天讨而快人心。”

1841年8月25日，英军36艘军舰，载着2500名士兵、336门大炮，径直闯入厦门青屿口。机会来了，颜伯焘精神抖擞，亲自坐镇厦门指挥，石壁海防炮火隆隆，攻击英军舰船。

然而情况完全出乎所料，中英战力差距实在太太大，开战仅1个多小时，鼓浪屿3座炮台台中哑火；两小时后，英军抢滩登陆，石壁防线失守；4小时后，颜伯焘无奈败退，厦门陷落。

苦心经营的防线瞬间瓦解，颜伯焘大为震惊，当场与同僚痛哭失声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耗资巨资构筑的防线，在英军炮火下竟如此不堪一击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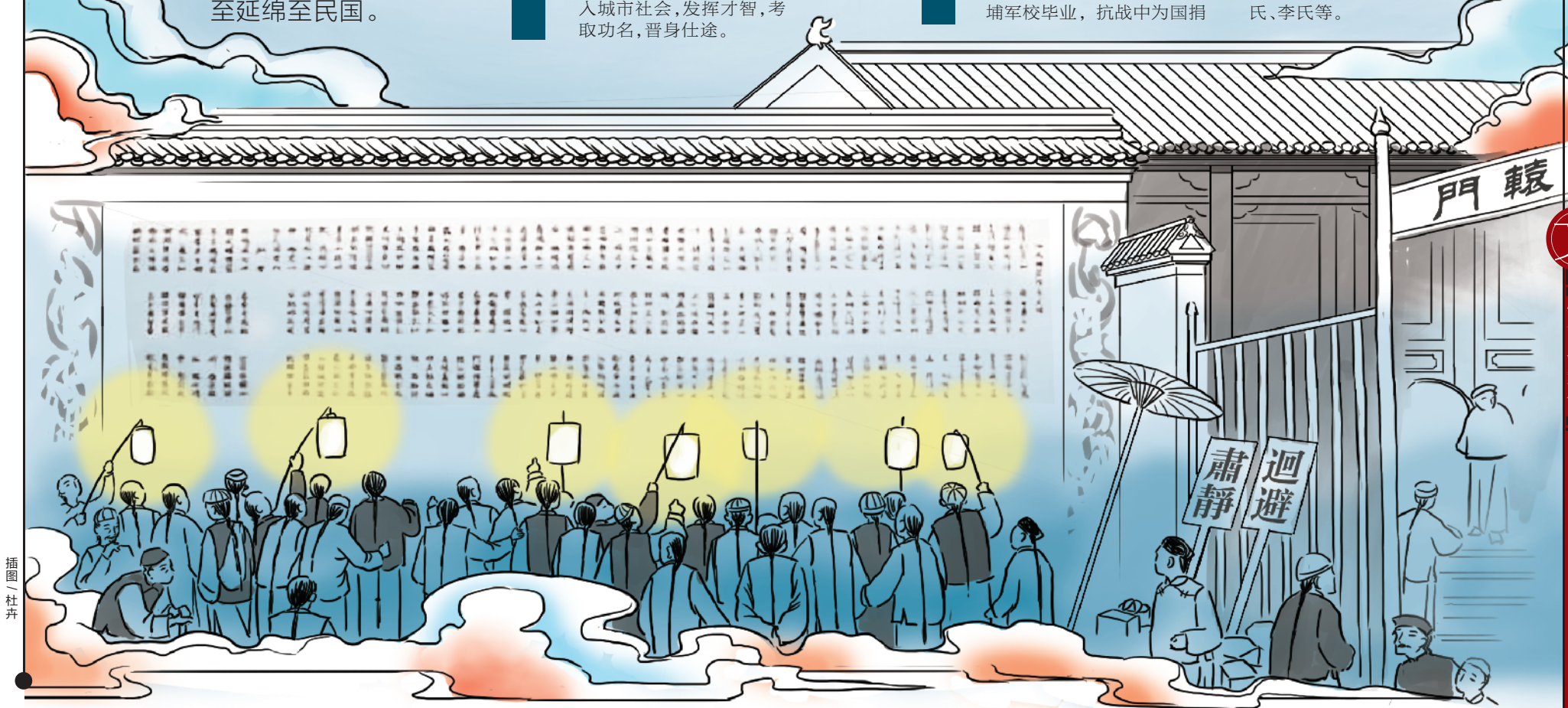
颜伯焘将英军战力如实上报。道光皇帝同样震惊不已，终于意识到，面前的敌人不是落后的“蛮夷”，而是前所未有强大的敌人！

面对军事失败，道光帝的心理天平再次倾斜，他将颜伯焘革职回籍。主和大臣与英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《南京条约》。

经历此败，颜伯焘和道光皇帝都被打掉了锐气。颜伯焘回到家乡，闲居达12年之久，直到1854年才被咸丰帝起用，派往江南办理军务。次年卒于任上。

近代中国的屈辱史，是从军事到政治到人心一步步加深的。厦门海防战的失败，对清帝国的君臣都是沉重打击，他们终于痛苦地意识到，“天朝上国”早已落后于人。

鸦片战争的接连失败，也逐渐让中国社会各阶层认识到，中国这头东方雄狮已陷入沉睡，要让它觉醒过来，需要惊雷，需要猛药。此后，近代改良与革命运动相继登上历史舞台，民众也积极投身到了这场抵抗外辱、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。



清代科举名人故居现状堪忧

文脉调查

文一图 羊城晚报记者 吴大海 实习生 郭妍欣

清代惠州府城颇多书香门第，时过境迁，是否还留存着他们的痕迹？记者近日在府城区域走访发现，不少清代进士的故居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：大门紧锁无人问津、缺乏修缮破败不堪……怎么办？专家表示，政府需负起修缮活化责任，让古屋旧址焕发活力，重现书香气息。

陈培基故居大门紧闭

“陈培基？不认识。”两位偶然路过的阿姨驻足站立，指着陈培基故居端详片刻，随即摇头走开。金带街居民介绍，陈培基故居是当地保存最为完整的故居旧址，但很少人知道，陈培基究竟是何人。

据张友仁所著《惠阳新志》记载，陈培基是惠城南岸人，清光绪十九年中举，曾任永春县令，1925年曾出任惠阳县县长。这故居本是惠州明代“三尚书”之一杨起元后人所住，后杨氏家道中落，将其转卖给了陈培基。

“他们家老关门，有人经过想看也看不到。”古井老院古董店老板陈子平向记者抱怨，自己和陈培基故居做了五六年街坊，至今未曾一睹故居内真容，游客、路人更不必说。

陈子平认为，既然陈培基故居是金带街保留最完备的市级文保单位，政府及陈氏后人应将故居开放，发挥其历史文化

影响力。

据相关工作人员介绍，陈培基故居属私人住宅，仍有其后人居住，业主自然可自行选择是否对外开放。

黄氏祖居后人无力修缮

与神秘的陈培基故居相比，房门大敞的黄氏祖居显得有些落魄。祖居屋檐下的壁画褪色、斑驳，已看不出画像中人物原貌。屋内已拆掉大部分电线，没有开灯略显昏暗，原黄氏祠堂早已被封，只剩一副空架子。自去年搬走后，除黄氏后人黄中权会在白天过来闲坐之外，这个200多平方米的三进四合院只有四只母鸡守着。

“政府光挂个市级文保单位牌子是没用的。”黄中权操着一口本地客家话念叨着：黄氏祖居年代久远，是个不折不扣的破房子，边边角角偶有破损，需要自己掏钱修缮，他心有余而力不足。

租借黄氏祖居右侧厢房经营古董店的陈子平介绍，黄氏祖居保护情况糟糕，也不出名，吸引游客少，后人自然无钱维修它。前几年黄氏祖居屋顶漏雨，修缮费用大部分就来自他每月缴的700元房租。

街坊邻居有疑惑：作为惠州市文保单位，黄氏祖居没有专款维修吗？记者致电惠州市文广旅体局文保科，相关负责人解释：“房子产权在谁手中，谁

有义务修缮……如果业主无力承担修缮费，可向属地文管局申请拨款。”

廖氏家祠已成政府公房

从黄氏祖居往下直行，绕过一个小弯道，右手边就是廖氏家祠。

廖氏家祠杂草丛生，青苔遍布。这里走出过清代惠州进士廖庆、廖佩珣，但目前建筑并不是文保单位。

记者叩开大门，迎接的却不是廖氏后人。“廖家人好几年前就想回这里的房子，要不回，只好走了。”住户黎婆婆指着门旁绿色的“公房”标识说，她与军人父亲从广州搬到惠州已有50多年，当时的廖氏家祠已是政府公房，供政府单位员工居住。

黎婆婆介绍，圆形拱门最有特色，很多游客特意穿上古代服饰，在拱门前拍摄婚纱照。但老旧大门不能上锁，也曾惹来麻烦：“院里本来有一个石磨，是这里的标志，几年前在夜里被人偷走了。”

廖氏家祠不仅不能评为文保单位，甚至遭了贼，这实在让人痛心。对此，惠州市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，市级文保单位的申请需经屋主或其后人同意，符合条件并经专家评审认定才可过审，“廖氏家祠作为公房，可能属于房管局管理，需要由其负责。”

专家建议 政府应负起修缮活化责任

惠州学院政法学院历史系主任、副教授包国滔认为，有关部门“打报告才拨款修缮”的做法有待商榷，老人对故居、老屋情感深厚，手里头没钱，不熟悉拨款申请流程，修缮不当也情有可原。他提议黄氏祖居收归部门统一管理，拨款修缮，招标、吸引文创企业入驻，实现三方共赢。

至于保存完好的陈培基故居如今大门紧闭的情况，包国滔建议由政府出面，与陈培基后人达成协议，解决其住宿问题，以租代购，取得

其经营权，将陈培基故居改造、开发成景点。

对已成公房的廖氏家祠，包国滔认为，惠州市政府要以更加动的态度进行管理，先迁出现有居民，改造修缮后再迁回来，让古屋焕发活力。

“金带街现存许多清代文人故居，应进行规模化保护、开发，形成一个极具地域和文化特色、适合游客步行游览的故居群。”包国滔说，让游客多停留一秒，就多一分消费的可能。



廖氏家祠已成为政府公房